

# 原住民媽媽 ▶ 民族認同三部曲—— 認同、改名、回到部落

民族アイデンティティ三部作——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、改名、部落への帰郷  
Trilogy of Ethnic Identity: Identifying, Reviving My Aboriginal Name and Returning to the Aboriginal Community

文・圖 | 拉娃伊萬 (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學生)

我是典型的二分之一都市原住民，在主流文化思想環境下長大的孩子。在成長過程裡，在部落，我被說「大陸妹」；在都市，被說是「番仔」。「你是原住民？還是外省人？」這問題就如同「你喜歡爸爸還是媽媽？」一樣，無法取捨。

## 身分 學業壓力下的消遣話題

身分認同，對我來說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。在學校，同學們都認為我是加分才進入高中及大學，我的身分被平地孩子認為是一種「不平等待遇」。我了解別人並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我的身分或背景，而是在「學業壓力」下，被拿來平衡自己與消遣的話題罷了。我總被迫陷於一種無法平衡的翹翹板上擺動著。

受到這樣的質疑，其實不無道理。受到原住民意識抬頭的影響，原本以自己身上流著原住民的血感到驕傲；然而在現實生活裡，雖然能說流暢的英語，卻無法說出完整的賽德克語，對本族文化的認識也一知半解，卻可享有原住民福利。這好比是使用者付費的道理一樣，我拿走的卻不用付費，我自覺得拿的很心虛，也不好意思。因而常常感受到一種「道德譴責」。

原本應該是與生俱來的禮物，卻化成為「罪惡」。讓我深刻感受到電影《賽德克·巴萊》的花岡一郎及二郎，他們處於兩難處境，這樣的感受在自己的內心，已經不知承受過多少次？在自我追尋的道路上，顯得更為曲折與漫長。



筆者（左）與賽德克族的外公、外婆及表姊妹合影。

## 取得原住民身分 更改傳統名字

剛上高中一年級，我主動向媽媽說，我想和媽媽一樣做原住民，印象中媽媽問我：「爸爸同意嗎？」我毫不思索地回答：「我會再和爸爸談談…」，過程表面上都在「寧靜」氛圍下進行著，而且我感受到媽媽的積極與開心，但又不多說什麼。有一天就隨著媽媽到戶政單位取得原住民身分並且從母親名字（傳統名字），在辦理的當下，戶政人員好像比我們緊張，謹慎地、反覆地看每一條條文規定，還

一再問起，父方真的同意嗎？拿出一紙父親簽署的「同意書」，似乎無法說服戶政單位，還進一步打電話到父親上班的單位詢問「真實性」？看見媽媽態度從容自若，印象極為深刻，我的心情也因此沒有太多起伏。

從此我的身分證名字更改了，慣用的「姓氏」，變成「傳統名字」，雖然當時心情還是免不了有一點點的波浪掀起，只是完成一種形式。但總還是覺得有什麼「不見了」？應該是對父親的心情感到不捨或不安吧？因為知道父親可能

的「失落感」，常常提醒自己，不要讓父親想太多，並不會因此「失去這個女兒」。只是我多了一份身分認同的追求，正等待我開發，讓我的生命更為豐富與踏實。

## 以族語能力與譚恩美一句話證明自己

雖然小時候寒暑假都有機會被放在媽媽的原鄉——春陽（alang Snuwin），與阿公阿嬤及表姊妹生活在一起，但並不是全族語環境。阿公阿嬤為了想和我溝通，就得用很原住民腔的國語說話，讓我喪失了學習族語的大好機會，卻只能說出幾個詞彙。為了現實環境的需要，開始聽到有關升學加分的討論，加分的先決條件是通過族語能力考試。雖然我也有某種程度的焦慮，但埋藏背負已久的被視為「不平等待遇」的原住民升學加分，也有一種被解放的感覺，讓自己心理找到平衡。

高中二年級暑假開始，至三年級期間，我與媽媽並肩作戰；由於高中在學校住宿，只能利用週末兩天展開族語學習。這是取得原住民身分以



在學校，同學們都認為我是加分才進入高中及大學，我的身分被平地孩子認為是一種「不平等待遇」。我了解別人並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我的身分或背景，而是在「學業壓力」下，被拿來平衡自己與消遣的話題罷了。



輔大努瑪社的原住民同儕讓筆者找到歸屬感。

後，成為我第一個重要的功課。族語能力通過，主要證明自己的身分，也為了下一個階段升學做準備。

大學的一堂文學課，讀到Amy Tan（譚恩美）的作品《The Joy Luck Club（喜福門）》，其中一篇〈A Pair of Tickets〉敘述主角（華裔美國人）到中國旅行想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，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話，也是主角的母親說：「It is in your blood, waiting to let go.（在你的血液裡，等著被釋放。）」雖然作者及書中主角身分與我並不相同，但共同點是在人生的旅途中尋覓自己身分認同，遇到許多疑惑與衝擊，而試圖尋找自己的位子。我深思如果一個人不正面肯定自己的身分，且用悲觀態度來面對一切，必然無法展現其主體意識。就像二次大戰的猶太人，害怕自己身戴的大衛星一樣。

這篇〈A Pair of Tickets〉是轉變我正面看待身分認同的文章，且體會到形式上身分證更改名字與取得原住民身分，只是我展開認同之旅的起步，而真正心靈被釋放比那「起步」更為重要。

### 返鄉實踐的體認

進入大學是我第一次認識與我沒有任何親戚關係的原住民朋友，並且加入熱愛自己民族文化的原住民社團。快樂的氣氛，是最初吸引我的原因；在接觸過程裡慢慢地體會到族人同學強烈的民族認同，才反省到自身的不足，一改我原本只想和同學族人在一起，玩樂放鬆心情的膚淺想法。

為了實踐自我期許，大二暑假前，主動報名與「努瑪社」至桃園縣復興鄉義盛村（泰雅族聚落）「服務」。對我而言，與其說服務，不如說是學習。慶幸自己在暑期有一段對自我追尋意義深遠的計畫。前往部落前，我心繫著教材適不適合、學生可不可以學到東西而感到壓力，或許表現不安得太過頭，媽媽的一段話轉變了我的態度：其實我們短暫停留在部落，並不一定能夠真正給予什麼，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所預備的必然會留下「希望的種子」，只是不

知道何時發芽。

返服途中，充當司機的同學分享他的一些想法：「以前的族人為我們背負所有的社會壓力，我們這一代就應當付出行動回饋給族人。」強烈喚醒做為族人的一份子，我可以做什麼努力。

返服的英語課輔挑戰與體認，以及族語傳承與隊員的寬容，都讓我重新認識與學習，增加不少與族人之間



筆者小學三年級時身著賽德克族傳統服飾留影。

的熟悉與歸屬感，並藉此過程找到了自信與自我價值。大學尋尋覓覓二年，終於第一次感覺到努瑪社是我的歸

屬。為了趁勝追擊，從部落返回台北就向英文系學會提出退出相關事務，系學會人才濟濟，應該不會缺我這樣一個人，我想去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。目前，我與社團輔導Away老師一起合作，為其他本校的原住民學生開設英文班，盡一己心力感到無比地快樂！

這一路追尋的過程，環境給我很大的改變。我的家人及其師長友人們，都從事與民族相關的工作，不論是學術研究、藝術創作，我都浸淫在這樣的環境裡，而我卻緩慢地認知與體認本族文化。家人總會寬心地撫慰我無法掩飾的急切心情：「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追尋與認識、體認族人」，給我莫大的鼓舞。



### Lawa Iwan 拉娃伊萬

賽德克族，出生與成長環境都在台北市，1991年生。目前就讀天主教輔仁大學英國語文學系三年級，參加原住民社團努瑪社，並擔任英文課輔工作與寒暑假的返鄉服務。

### 原住民認同被釋放 從此信心滿滿

我的心路歷程正如「It is in your blood, waiting to let go.」，找到歸屬感、自信及自我價值。我的血統與身分，讓我體驗許多心理層面的轉折，也影響我對原住民族文化的態度。

二分之一的身分不是我能選擇的，或許是耶穌給我的考驗，讓我能體認這些意義。就如同中學時期感到困惑時問起媽媽：「沒關係，等你長大就自然可以體會」；也慶幸自己不放棄追求，至少減輕不少翹翹板擺盪的「不適感」。現在的我，可以很勇敢說出我的身分認同，也深覺還有許多要努力與體認之處。◆



Amy Tan的作品〈A Pair of Tickets〉敘述華裔美籍主角想到中國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，他的母親說：「It is in your blood, waiting to let go. (在你的血液裡，等著被釋放。)」我因此體會到形式上改名與取得身分只是起步，而真正心靈被釋放比那「起步」更為重要。

